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
卷之七 鎖骨菩薩下世

擲生生之果，只羨安仁；飛種種之花，都緣迦葉。渴鰥思飲，母也不啻慈悲；姪女數錢，子嗟將無唐突。 靈青氣聞瑪知古被擒，即遣縛樂般曰：「王之子，乃至破老師之鏡，還甘鼎之軍，王之投孤，如以餌釣鱉；孤之待王，直引俚害虎。若命甘鼎歸吾老師，吾亦安忍殺王？」般曰：「老師未死而誅僕，僕不能無怨。吾子尚還而輔君，君自可有功。」靈命釋縛禁錮之，一人呈書。靈見是知古手筆，即有喜色，閱書曰：

知古白：夫鏡者，先自鏡而後鏡人。若己能鏡人而不免為人所鏡，則鄙人之受困於樂子是已！狂狷之識，初無益於大王，而親之如父兄，尊之即師保，於是昧於苦縣之訓，敢為天下先。三寶之原，已失其一，雖欲竭智盡能以報知己，其可得乎？所以不即死者，乘甘帥不殺之機，行樂子來歸之策。其父樂般且勿戮，羈縻焉以待反哺之鳥。若此子景從，人與鏡還，鏡主人亦不沒漢營也。藏秘密計，幸固存之。

靈得書函以示般，般曰：「但令來使見僕尚存，即所以答書也。」靈命其人至，謂曰：「與吾坐者即樂王，歸語老師，仍如尊命。」其人叩頭謝曰：「百聞不如一見，今見樂王，訛言並息矣！請以所見歸告瑪師也。」遂還大營，陳其說於甘君。獷兒還謝知古，甘君曰：「樂君得瑪師一書，重於九鼎，憂懷暫釋矣。有副參之謝娘，尚羈苗中，能無患否？」知古曰：「待人宮見嫉之年，即攜手同歸之日，拔茅連帶，如磁石引針耳。」燭生曰：「瑪師神人，圖中桃葉桃根之語，不相印耶，願明公勿憂。」幕客皆退，許史兩都督入謝曰：「身荷國家豢養厚恩，由禁御宿衛之臣，出鎮丹徼，遇敵不能死，大□而僅存，總帥遣將來援，出之雪窖之中，還於日輪之下，曾未作舟僑之徇，仍免圖於禁之降，頸血尚溫，心魂彌悸，分當激發，以答恩施。」即下拜。甘君曰：「公等辱國，吾罪安逃？苟顧犬補牢，可以一朝而雪三敗也！願勉旃！」兩都督進詞曰：「總帥可聞東西兩路近事乎？」甘君曰：「若何？」對曰：「李節使被蠻女圍於來鳳，郭節使為妖人困於西鄉。此道路之言也。甘君大驚，未幾，兩處各有請救書至，問兩都督曰：「何處宜先援？」皆答曰：「聞來鳳之圍甚急，且蠻女能誘蕃漢人得其死力，不比西鄉妖人。惟恃役神鬼也，似宜先策東路，乃檄朗州金大都督，以本部一千人援李節使，而季孫參謀，其駐辰州之事，即以許都督代。」木蘭進曰：「既蠻女倡亂，妾請往治之。」甘君曰：「吾固知非天女不可。」遂偕季孫去辰州。會金大都督之師，馳赴來鳳，乘夜突圍入。李節使遣將出迎，與金大都督司馬季孫及木蘭相見。木蘭問曰：「何物獠婢，敢稱兵犯上耶？」李節使曰：「始利川縣村人，入山掘地，得女人骨節，皆連環鎖子，村人見而遁逃。明日去覓骨已無有，惟見美女倩妝巧笑，立空際語云：『我鎖骨菩薩也，唐世為洛陽婦人，交八十一男而死，已證菩提果矣。今應劫運復出，當夭四秀才、殺五進士以應一九之數；又淫六十三健兒以應七九之數。為假後九月，反本還原，再不入塵世也。』是女年十九矣，入山中，則鳥見之而迴翔；行水際，則魚見之而跳躍。彼率其野合之眾，侈為朋淫之家，壯士擊電，盡是叛兒；美男如雲，俱為食其。置面首者，月且數人；充下陳者，歲凡千輩也。」木蘭乃隱形入其營，見蠻女搦管抽思，自題畫幅云：

骨何珊珊耶？語何關關耶？肌膚冰雪，住藐姑射之山耶？朝暮雨雲，又高堂之客十二鬟耶。歸於釋氏，為忍辱之仙人；入彼宮中，惑無愁之天子。一桃而殺三人，一日而進七十二士，其心如市，其門如水。形雖可得而描，神不可得而似。

後署阿修羅少主慶喜行看子，乃僧繇化身所寫，輒書九十字，索五君題。書畢，歎曰：「以色度人而狀其身，何眾生之宜仇我而反德我也；以海消欲而益其毒，何吾生之福淫而至禍淫也。」言未既，有揮而進者，有文在其容思媚為其事，言曰：「卿何德於僕，其豕交獸畜而已；僕何至為卿禍，乃魚網鴻罹而已。」蠻女大笑，謂侍婢「請四學士偕來，為我寫照。」旋復有四公至庭中，佇而遙望，翻其來遲，巾服高華，視履貴重。一揖後，各就坐。女曰：「昨游騎出掠，獲一士人，願呈其技。為主人傳神阿堵中，自己倡於前，五君盍隨於後？」揮□者振筆疾書云：

蛾眉螭首，巧以瓠犀開笑口；腰素肩成，施粉施朱總欠精。人間天上，覓得瓊漿群可餉；狎客留題，不為芭蕉夢亦迷。後署東宮學士蜀前進士向道應教題。又一人題云：

噫！絕妙丹青絕妙詞，瑤姬在，千載令人疑。

後署黔中進士今充北宮學士列前龜恭賦。又一人曰：「主家天人，吐屬跌宕，兩學士詩餘皆絕唱也。鄙為試帖，非真館閣遺風耳。」曰：

本以菩提樹，而為女子身。
拈花開頓悟，證果記前因。
月殿從呼姊，雲峰誤作神。
雙雙俱誓旦，六六自成春。
悉致今良士，旁求古倖臣。
合歡寧獨寐，異味必同珍。
遂有乘風翰，應無失水鱗；
相思貪鳳髓，不見索猩唇。
安道工傳秘，僧繇幻寫真。
戲當憐翡翠，圖豈羨麒麟。
才壓元兼白，名羞號與秦。
鯁生誰固寵，爭效捧心顰。

後署公主命西宮學士、江南西道進士牛心題。又一人豔若李桃，清比珠玉，前曰：「僕行年二十一矣，主家收之帳中愛而忘丑，不敢無詞以對也。」云：

桃花流水即天台，雲液同分次第杯。
近侍豔稱魔女樂，遠臣慚乏謫仙才。
因耽舊夢柔腸轉，為索新詩笑臉開。
與我周旋寧作我，清光如玉照人來。
後署中宮學士前癸未進士杜承瓘撰詩。又一人鬚髯如戟，濡墨為草書云：
天宮玉妃舞如意，凝睇龜山水環翠。
張碩羊權老下方，斑龍已待扶桑轡。
一朝墮地作地仙，碧月照影同嬋娟。
即今紺髮三千丈，已歷紅塵十九年。
恰憐有美居荒落，蠻府□隅向池躍。
便發五畜共肥，遂令眾鳥忻相托。
化跡唐家老畫師，風容色澤白描奇。
圖中借未增吾輩，居處無郎恐不宜。

後署南宮學士王辰進士鮮於季通奉敕題。蠻女大悅，稱謝曰：「五君佳詠，過為揄揚，兒實無以當之也！」乃命設宴行酒。五人狂酣，蠻女尤甚。各以巨觥酌滿，自其口出人之，將以席間恣行淫亂矣。木蘭自還李節使營，不忍見其穢褻狀也。於是蠻女先抱杜進士與之合，杜曰：「主之雞頭肉，塞上酥，聞香已醉，見色而昏。僕實無能為役矣。」淚光盈席，乃告疲焉。蠻女笑曰：「杜生竟虛有其表乎？」麾杜去，呼鮮於進士曰：「汝來前，年華惟汝最長，精力惟汝有餘，能令吾三敗否？」鮮於曰：「僕以一猛蛇橫行於洪波巨浪中，所向無敵，主言敗北，十猶未也，豈止三耶？」徑登女腹，左旋右抽之數，幾項籍之八千；外強中乾之時，亦少康之一旅。蠻女泣曰：「兒驕縱自恃其內視之術，不識世間真有好男子，願徐之；若更衝突，兒無有命矣。」鮮於遂坦其腹，呼女居胯中。女又興發，上蓮花之座。自在非常。攢柳葉之眉，潛窺有物，下焉勁旅，挺且攻心；上者柔姿，垂而淪髓。鮮於自起，扶女閣中寢，女朦朧答曰：「其很也可懼，其恭也可矜。」攜手同入閣。其向列牛三學士，亦連床侍寢。女謂牛曰：「公豫章人，以盤錯見利器。盍努力乎？」牛曰：「老樹拳曲擁腫，不中繩墨，主何取乎爾？」女曰：「曲而有直體，木之質也。非迴環縈抱以博其趣，百尺無枝，有何佳處？」牛從之，但兢兢惟恐隕越。鮮於歎曰：「豫章翻風動日，而寂寂作枯樹容；偃蹇山阿，奚若桃僵而李代。」女責曰：「牛愛我，或慙慙為暴虐耶？」鮮於自過其頰曰：「人據汝門戶而不怒，徒以口舌爭，宜置於理，受腐刑。」索床頭寶劍。女大駭，還擁抱曰：「吾不敢譏訕學士。」乃輒焚焚琴煮鶴之風，願以身試。鮮於笑曰：「主無戚戚，僕雖鹵莽。豈不推同心之愛，貽下體之憂，實技癢不可搔，進其坦率之詞，以求復振耳。」女呢聲曰：「生死惟君所命，幸勿危言。」牛請問，鮮於方謝不敏。然悸定者急於調停，感深者乖於舉措，蠻女之再敗，一戰而復云。鮮於投閒。女曰：「列學士乃禦寇孫也，御風而行，展輪效駕之事，必有道矣。」列曰：「黔中人不能關車，輪載恐煩屢顧。然主投足而僕舉手，敢憚勞耶！」遂接構不已。一則為無病之呻，一則為溺人之笑。向學士礪齒而言曰：「於斯時也，百歲老人，將不可忍，無從抵牾，而使向隅，維心亨也乎？」女笑曰：「繫足之道，眾齊人共之，何乞相也。」乃辭列而招向。流車之涎，久而易醉；咽井上之李，聊以忘饑。向歡焉出涕，懣矣失聲。良久訴曰：「主亦褊心，失之鮮於，而收之於僕，不且前多與，後多取，少均和哉！」女曰：「人自爭雄，兒非利牝，何嫌何疑而生心於出納間也？」向亦辭謝。女憐杜學士之未及馳驟而瘡痍轉深，乃與伏枕輾轉，稍津逮之。杜感而醒曰：「主之愛僕也，炙肌啖肉，所以明恩；倚玉銜珠，曾非好弄。將是鄉以老，無中道相捐，則死且不朽矣。」女曰：「兒之毛髮，只係所私，君有腎腸，勿離斯寵。以年相悅，以貌相承，獨掩眾芳，同諧幽賞。自今以始，當夕維君，好會不在兵車，奇勛不爭矢石矣。」

明日，女令官中四學士待召，惟杜承璫常侍中，食必同碗，沐必同巾。為置女史二人以供旁射。杜嘗曰：「唐家穢史，所稱《如意君》，控鶴監，殆誨淫耳；非居寵也。吾乃今見絲肉之樂，雖賢者不易知，粉香之情，惟化人為獨至。」女大為擊節，命向道飛白書之。諸學士咸歎美。向生銀鈎未竟，會蠻日苟承恩來啟，女曰：「李菩薩赴湖南請救，來一金菩薩領兵千人，前鋒亦一女將，索公主戰。」女笑曰：「我自臨陣觀之，汝等九蠻日齊出，力擒此娃，增一宮婢可矣。」鮮於季通曰：「是娃來請以惠僕，無使小杜驕人也。」女曰：「未嘗不然，亦視夫遭際何如耳。」五君遂各乘款段馬，隨女後，至纛旗下。木蘭專呼蠻婢出話。女攢轡言曰：「聞貴主之風，解甲何其遲也；稽阿奴之戮，捧或可免乎？不然，受縛於虎癡，貽譏於馬走，誠不忍吳宮美人之首，愴彼閩閩；中郎幼女之身，贖於孟德。」木蘭怒曰：「蠻婢曖味填胸，胭脂奪目。人盡夫，將不齒於姬妾；兵猶火，乃安心於金革。謹為天討，誅是人奴；能遭孟獲之七擒耶，抑避楚成之三舍也。」女亦怒，呼苟承恩出敵。苟大呼前曰：「便擒此漢娘，供鮮於學士之役！」挺長矛徑刺，木蘭急以劍迎，無慮三百合。苟勇甚，木蘭勿能勝。金大都督借李節使以兵出門，九蠻目皆死焉。

女率五學士敗走，堅壁不敢出。季孫獻謀於金大都督曰：「蠻女淫而蕩，可遣數十壯士之美者偽投之。就衾枕之間，行徐夫人之七首。此女宜可殲也。」選千人中剛得六十三士，皆自負其具，兼飾於容者，詣蠻營求試技。女聞漢郎之至也，不櫛而迎，未餐遽出，問：「爾漢兵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問：「爾欲何為乎？」曰：「暮色而來，雖死不避。」女問第一人曰：「爾何姓名？」答曰：「強勇。」問：「年幾何矣？」答曰：「二十。」女命入內，擁之而言曰：「爾暮色，知少艾之色否？」強勇見女容即已銷魂，執女手不能解帶，女自探強之口中，則昂藏之物，殆倍於鮮於。女因立就之，鑽穴為難，斬關不易，強殊勿能忍，反其道而行之。如雷如霆之聲，聞而怵惕；既肥且口之力，御者摧頹。女曰：「爾真勇士，予固淫人，乃柄鑿久之，而始得入。水乳寒矣，且潛交融。而金戈一揮，玉液頻竭。爾其刺股，予亦鞠躬。以明可薦之溪毛，毋歎復生之髀肉可乎？」自此強仍沙汰於後，女已簸揚於前，三峽倒流，五丁欲死，強不振墮地。女扶之，擁坐問曰：「爾數十人中如爾善戰者，可得而悉數歟？」強答曰：「如卒之輩，車載斗量，大約貌勝者十人，力勝者二十人，餘亦俱非孱弱，卒當奉揚仁風，俾之來會。」女遣侍兒送強出，自以金盒貯同心結賜之。強還外營，告其黨曰：「是女有兼容並包之量，誇多斗靡之心。吾忝先嘗，諸君必當繼起。他日便相汲引，不敢自私。」其黨皆喜，詰朝先率五人進謁。女命入，五人拜舞。女問強曰：「斯殆十人之半耶？」對曰：「然也。」女笑語曰：「何若是之麗，芙蓉之與友，綽約之為徒，帳中容首如林，對斯汗顏矣！」五人謝曰：「卒等未陟天人之闕，不禁魂飛；得嘗禁鬻之珍，能無色勃。惟馳驅未范，尚祈駕馬之有方；作息無時，亦願訓農之得地。」女輒然曰：「少長有禮，皆可用也；步伐不愆，庶其助哉。」乃留強先御，五人暫出，令侍女隔戶執小金鼓，以次進退之。五人者初赴敵場，奉命惟謹限於紀律，轉不自由。有聞金而不知退，聞鼓而反不能進者，女皆憐之，不以為罪也。將宴，強以五人免冠謝曰：「失伍之士，不列朝坐，立飲則傷主之心，坐隅則損士之福。若就別室大嚼，不交暢耶？」女聽之。強勇與五人飲食，私相議曰：「是女於我輩有情，將毋加刃。」五人曰：「彼其光彩外耀，太阿烏得害其身；氣神中凝，強弩不能穿其穴。吾儕陰溝之澤，捫指尚香；火樹之輝，撫躬猶熱。何忍故為陰賊，甘作忍人。」強曰：「斯情也，於我何獨無之。司馬正參之計，以他人為之，誠不宜玉碎香消，而使花殘月缺。」強與五人，入謝醉飽。女曰：「尚有冠玉者，亦五其人，何為而不偕至？」強未及答，蠻人來報：「有來鳳縣新在洋四生，年皆未及冠，何晏之粉，頗嫌自傅；昌宗之花，未免相諠。曷不羅之幕下耶？」女問曰：「爾六卒能為我擄四生否？」則皆大聲踴躍曰：「卒等六人，不擒酸丁置階下者，願俱死！」女曰：「得四生還，犒勞正未已也。」六人乃登山望之，見四生皆策蹇吟聯句云：

兩雙新秀士，四個阿孩兒。

富貴非吾願，煙花是所期。

六人在山呼曰：「秀才婚乎？」答曰：「皆未。」六人曰：「今有閨閣之秀，四人願與結納，可觀其貌而考其才乎？」四生爭策蹇上山。六人曰：「隨我去，不盡煙花，無窮富貴也。」引之入幕，告女曰：「秀才至矣，請主物色。」女問小秀才姓名，答曰：「尋聲、到勝之、檀心、郎應宿。」問年長幼？答曰：「郎應宿最長，年十八，檀心十七，聲與勝之皆十六。」女喜曰：「皆吾弱弟也。」賜強等六卒酒肉，而款四生。呼五學士出見，鮮於季通嘖嘖稱羨郎應宿，而杜承璫則屬意尋聲，其三人無所嘉與。女命應宿師事季通，承璫則弟畜尋聲，各展拜畢，乃設長筵。女左檀心而右，到勝之、承璫則與尋聲促膝。季通自同應宿橫肱，向道牛心列前龜錯雜其際。女曰：「請執杯為一韻句，有淫意，不可有淫語。淡遠者受上賞，登壇作盟主；奇奧者受次賞，美味必及之；庸瑣者罰執役，殘杯冷炙，只受人憐耳。」九人拱手聽其句。女曰：「學士秀才，皆應試之人，予為上官婕妤，比沈宋優劣而已。諸君其當吟不讓。」勝之請曰：「為女淫乎？抑男淫乎？」女曰：「先女。」即吟云：「有客欲見穿窬窺。」承璫請：「賦男淫乎？」女曰：「然。」亦吟云：「國風不厭鄭衛詩。」檀心請曰：「何淫？」女曰：「仍是女。」吟曰：「鴛鴦刺夢以思。」鮮於季通曰：「吾吟男淫：『土木女郎目不移。』」列前龜曰：「吾再吟男，亦葉吾名字。『坐對雲鬟手弄龜。』」郎應宿曰：「吾亦賦女：『未及日中三畫眉。』」牛心曰：「吾從女淫：『鄰家搗藥玉管乖。』」尋聲問承璫曰：「吟女乎？」命曰：「第合男。」遂吟曰：「自倚紅玉調焉支。」向道問：「女以何淫結？」女曰：「為兒輩發揮。」向吟曰：「索郎餘瀝甘如飴。」女評曰：「杜學士與到生俱淡遠，畢竟杜尤雅也。列學士情景逼真，而稍近庸瑣。」乃請杜為盟主，到副之，列執役，餘人皆得次賞。女令曰：「壇地在寢，我請更衣先入，諸君繼之。」待女以肴核佐酒，促九人進。則降紗滿室，繡褥異床；雀屏開陳後主之樓台，龍鏡列李夫人之金翠。俊貌之口，靜吐名香；蛺蝶之圖，紛羅秘戲。眼波不定，意蕊初飛；士率率以前，女橫陳而待。杜曰：「既

已束牲，吾當先歃。」女曰：「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矢千，所以命文侯也。」杜拜登受下，執役之列前龜，為之唱籌。再命到生上，列唱庭實旅百，到戰慄不能卒享。女曰：「此生從未知肉味，哽噎之態，殊惻我心。」令其倦而假寐，列唱小諸侯先會食。尋生小語乞憐曰：「小人之腹，不足以繫絡繹之八珍。且初薦於腥，哇之是恐，同年生勝之覆車可鑒也。」女曰：「慧兒，味厚者宜淺嘗。吾以薑桂調器中，當不至傾吐。」更投之以雞舌，馥鬱內含，毛孔俱悅。尋生涕曰：「行人墟莽矣，果何神人，誘我飛走耶？」女噓靈氣接續，謂曰：「稚魂欲去，入深山，就安樂窩息之，有頃即蘇也。」尋悶絕不復能起。女令侍女掖置別榻，承攬慮有不測，亦臥守之。季通謂郎生曰：「弟子於小諸侯最長，須成禮而出，無若郝莒之顛越。」郎偃僂循牆，動合規矩。女喜曰：「可如大國之儀，列唱攢茅之田，惟侯所求。國有大隧，勿許竊據。」女謂郎奇才不易竟，今久當謀夜飲，斯時且無多也。郎惘然曰：「不醉而出，我獨非酒人乎？」女含曰：「亦患醉而不出，勞及左右耳。」郎乃不敢盡歡，以留餘戀，飲畢匆匆退避。檀生曰：「小侯有四，愧居中男，願乞中上之賞。」女曰：「視郎生。」列唱：「邨未並，亦與鹿鳴。日雲暮矣，吾子其人。」檀縱觀宮沼，女曰：「癡兒，豈真大王之風，與庶人異。」檀對曰：「乖纖草於牆頭，聚落花於水面，尋常景亦不同野人之家。」女呼入玩，檀得意看花，忽逢肉林，雖健步不能逞，遂仆地。女自扶之，笑曰：「中男何乃如是？」即委頓去。列唱大國之三，請迭為盟長。女呼鮮於曰：「君傅郎生進退以禮，兒固當酬及師資也。」鮮於曰：「主之用人，正如漢武之後來居上，亦記僕入宮之初，何如摯愛。今齟齬之痕，尚留僕臂，海枯石爛，豈敢忘焉。」女心動，慰鮮於曰：「玄黃之血，龍所沾濡，兒幼以當胸，如不去身之玉，學士何為怏怏乎？」鮮於曰：「然則庭燎之百，實始齊桓，何為後我？」女謝曰：「君動名震主，兒故抑之，相父恩私，表裡皆徹。乞勿寒盟矣。」鮮於復申取威定伯之義，女齧指出血以示勿渝。鮮於復吮血咽之而後下拜。女命向登曰：「前者怨咨之言，若出金石，今觥籌交錯，寂不聞聲，得毋怨兒也實甚？」向曰：「力謝初生之饋，情深未老之鰥，人自不如，我其何怨？」女高向之義，洗玉卮以授。向獻其長柄塵尾，立吸玉卮。女曰：「學士瞬息存養，深造之功密焉。昔聞『三日不見，非復吳下阿蒙』，此之謂矣。」向謝出，牛登壇。女曰：「鄰家搗藥之句，奇奧無比，奈何置第八人？」牛謝曰：「焚尾之饗，以待龍頭。不以後至加誅，僕則幸矣。視夫贊襄之列侯，不猶寵歟。」列唱金奏將終，禮宜速退；毋得笑同列，自紊要言。女促牛立盡三爵，牛下拜出。列曰：「執役之人，手足肉已死，舌敝喉燥，請為城下盟耳。」女曰：「君為其難，兒敢為其易？」命列舉錦標，女自為鞦韆之戲，來往以裏纏之，標忽隱忽現，皆女為之出沒。戲畢，列拜曰：「此不次之賞也，僕永當執役，不願為侯矣。」女招鮮於杜二學士尋郎到三秀才，入侍夜宴。季通攜應宿之手，承攬拍尋聲之肩，勝之逡巡於後，女曰：「鮮於杜光伴吾。」杜下視其鞦韆，歎曰：「井陘之地，方軌為難，絞國之門，採樵所患。還請鮮於先生，力辟蠶叢也。」女曰：「君乃客氣未除乎？」鮮於曰：「彼誠怯，鑿山通道舍僕而誰？」徑突入。女開關延敵。鮮於橫戈躍馬，高則必登；劈理分肌，小而亦破，自謂惟所欲為，無不如志矣。既而虛者反盈，凹者反凸，杞子北門之管。忽爾難開；昭王南渡之舟，居然易溺。洛川竭而龜游無地，巫峽崩而猿匿何林。龐涓之過馬陵，火光照夜；陸遜之經魚腹，石陣迷江。鮮於大驚，告女曰：「欲往則中如有物，將離而互為其根。得非蠻入盤蛇之峪，人逢落鳳之坡？僧終寂於花龕，仙將亡其玉杵也哉！」女曰：「曩者兒為君挫，盛氣故也。今得虛牝之道，習坎能平，重門自闔，兒亦聽其化機，不能自主耳。」鮮於以命郎應宿曰：「駝峰熊掌，知味之難，吾不欲自私矣！」應宿曰：「杜學士當繼起者，可不及而讒言耶。」杜曰：「爾時陷陣者人人自危，吾當息肩，觀少年之努力。」女亦招應宿曰：「秀才才未竭，我始抑之。今合馳騁矣。」應宿虛與委蛇，女轉窘，厲聲訶曰：「示弱者國有常刑，是非遙遙河上之時。玩敵不武，孰與我為行軍司馬？以法治之。」尋聲進曰：「鞭乎？貫耳乎？」女未及答，應宿出生力搏戰，當者皆潰。女柔聲謝曰：「曩者肉眼不識，今而知冠軍自有真也。」到勝之笑曰：「一應宿也，而主先墮諸淵，繼加諸膝，激揚備焉。將毋燕昭之市駿骨，以待千里馬也。」應宿亦退讓。女曰：「二子皆不能忍，所謂灑上棘門之軍，易為人所襲，整旅而出，其杜學士乎？」杜遂奔赴，女初不戒，輒如門庭寇至，突遭兵火；垣墉土奔，室家星散。木難火齊，狼籍於後；金鍾主管，麤拾於前。難乎其為主人矣。女驚怖曰：「自公委蛇，不虞君涉吾地，其猛如虎，豈謂人奪汝妻，兒不受人憐者，危急若此，無以自存，其憐之，亦死且不朽耳。」杜歎曰：「懦夫一朝自振，建一言而令人難受，行一事而為世所憎，殘忍之舉，多出於愚柔也。」女曰：「於是為理語，不亦腐乎？然龍火四射，石無完卵。兒雖乞憐，心實感之矣。」杜翕然乃退。女呼二子各以肱枕，誡曰：「瞑目靜思，無敢作虐！」尋生曰：「臣朔饑死，不如侏儒。」到生曰：「不遭秦坑，願乞骸骨。」女曰：「二子筋軟脈纖，血漂肉脆，不任健兒事，養氣以需時，庶無悔。」二子合詞曰：「魚腥肉羶之肆，未可逐蠅；汗凝垢聚之衣，將毋禁蝨。某等投所好而舍形骸，主人吝於施而有德色。何以堪之。不如戰也，」遂不聽約束，將夾攻而互乘之。女曰：「不守吾戒，速之亡也。」未幾，到生則煙出於鼻，身如熾炭；尋生則液流其腮，手若寒冰；形容頓殊，耳目盡廢。女悲曰：「蟬脫之士，此其先驅乎？」是夕，二生昏眩絕，女命侍者守於下床。厥明，強勇復以後五人至。女命酒食而後入。蠻目進報曰：「漢營女將又索戰急矣。」女問鮮於曰：「今日外門不吉，兒將堅壁不出，以避敵鋒。學士其謂之何？」鮮於曰：「依古無不滅之女戎，正如弈棋，勝固忻然，敗亦可喜，新婦閉置，何為者耶。」杜曰：「是何味味也。無論來歸壯士，喋血可虞，即吾徒依附女床，誰肯以崑玉同焚，鴻毛較數？吾寧慟山邱而殉，不欲投豺虎以亡。」女曰：「免戰則為敵笑，但學士輩不宜從我出御。」鮮於曰：「吾視死鋒鏑，與死床第等也。何俱為！」應宿亦踴躍曰：「弟子以生為寄，以死為歸，願為憑軾之觀，得知猛士之赴敵場矣。」女曰：「但隨吾後，勿揚鞭出也。違則有失。」二人皆諾。

出寨中，漢營鉦鼓大作，以九蠻目首級懸一旗羶下，軍士呼曰：「蠻人來鬥者視此。」群蠻皆忿，女曰：「是特激怒我師也，吾當自誘敵諸壯士先以短兵接戰，分左右翼偽敗走，俟其深入，以長矛大鉞為一層，毒矢勁弩為二層，藤牌竹槍為三層，鳥機神炮為四層，圍裹之。令渠喪膽，解我攢眉也。若勝負惟天所命，不欲置之度外。豈皆入我算中，勉為死戰而已。」群蠻皆跳擲曰：「戰好死好！」女自揮劍迎擊。木蘭乘之，不數合力走。木蘭縱馬追襲，女回顧曰：「兒亦應運主殺劫者，獨天女哉！」木蘭曰：「去爾淫職，袒而求誅，或免鬻解之罪。婢子悲泣態，固無所用之，不得鬥上也。」女笑曰：「果欲兒身命耶，如時猶未可，天人亦不宜作誑語。」木蘭出袖中紫綃帕擒之。女知其術異。掣腰際白羅巾還擲。帕墜地，女收之。木蘭怒投一竹枝，近女身化為巨蟒，搏女不得脫。鮮於呼曰：「神物不得傷公主，請以臣代。」應宿亦舉鞭過巨蟒爪，爪稍懈，女得裂衣遁。蟒轉攫二人，皆就縛焉。木蘭以手招蟒，則仍一竹枝也，遂還大營。諸將士被蠻圍數重，互有斬殺，失去金大都督牙將二人。獻俘，以鮮於季通、郎應宿進。李節使勃然曰：「中朝士類，助妖女為亂，科目可廢，膠庠可蕪也。速寸斬之。」季通應宿罵曰：「朝廷養士數百年，未嘗無定亂之才，宣猷王國，今被兵處所，守陴官民，獨非科自膠庠之士哉。公等內貪外忌，視士林如盜賊，平時不能教養，而又使劣官狡吏，如膾切之，失身蠻中。已自比於獷獸，雖死為肉糜，應不合懼，似此假公之吆喝，無味也。」金大都督曰：「戮從逆子，不在亟亟。吾牙將二人遭陷，盍以此易之歸？」季孫曰：「都督之見，尤為周密，戮賊中二人，不足以吐士氣，苟因而害及二將，非所以全國威也。」乃禁之，暗選能言者覘蠻女，持諭以往。女方易縞素衣，設鮮於學士郎秀才之位而哭。其四學士一秀才皆侍奠，有兩秀才呻吟於地，強勇與後來五人哭於外寢，能言者徑白蠻目求進見，呈大營軍帖，女呼入展讀其貼，乃論文也，曰：

楚制府李軍門金示諭叛民知之：不義自斃，況夢與天搏；善戰服刑，乃人而妖興。此生民之流毒，為上帝之降災。非爾愆不畏死之徒，輒有其如予何之志也。前日之役，掠我牙將二員，節鉞之爪牙，未必敢損毫末。然不馳送請罪，一日不歸國家大臣，幾廢寢食，爾民安乎？所俘鮮於季通郎應宿，尚未誅戮，二將還日，即給兩人生還，以明蠻貊之信，諭到如令。

女泣涕謝曰：「吾鮮於學士郎秀才尚未死耶，國家於民輩恩厚，宜即歸命，僅還兩將，何足云報也。」即手啟云：

氏慶喜死罪，呈報兩相公閣下：氏之合其眾而不能退，非身為叛逆，將誅其叛逆者也。守土將吏，激變以為冒支兵食之謀，稱功以為汲引私人之路，乃潰敗決裂，一至此極，如氏浩劫一身，幽明俱可棲止。彼烏合之眾，亦知從逆非策，貪須臾之苟活，但投誠而全家為仇人所誅，妻子為鄉勇所掠，故非甘為有罪之人，乃不得為悔罪之人是戚。累戰之餘，死亡枕籍，曾不回心革面者，其怨苦深矣。閣下又何從而知之，轉達明廷也哉！今來諭云云，謹如令，只送牙將二員，並所拾天女遺物，其不死二生，當百叩頭而

請釋歸，氏生死知感。

書畢，請二牙將出，陳謝鹵莽之罪。別遣強勇等六卒護送還大營。是日，鮮於學士郎秀才俱歸，女迎執手，泣指兩人之位而告曰：「為二君身後痛也，安料復見生平。」鮮於大慟曰：「招生魂，其感激尤至，又烏知人不返而魂歸，魂亦歸而人杳，有定理無定數耶。」郎生亦慟曰：「某師徒已在冥途，願主勿復有生人之見者存也。」杜學士慰曰：「二君悻益定，無為悲益深耳。」兩人言曰：「歸見主面，謝贖骨之恩，卒明吾心，報捐軀之節，與諸公作別，便覓死所。地下相逢之日，何異軍中行樂之年。惟願田橫賓客，死共一邱；叔寶宮人，沉無異井。諸公寧居其後，我二人敢為之先。」各掣女佩劍一，跪而求刎。女雙奪其劍，跪泣曰：「兩君死誠樂，忍使兒獨憂乎？」兩人皆泣曰：「主成人之樂，即能解己之憂，我二人眉低目瞑久矣，乞撒手。」諸學士秀才一時號哭，兩人竟自絕焉。女搶地欲死，淚盡且繼以血，謂眾人曰：「鮮於學士，生天便作善知識，成第二妙諦。郎秀才再轉生，必以巨盜取門大金印，位封侯，去仙佛較遠。」眾謂女曰：「三生之果，主已灼知，我等正苦不知死日，能死想亦不惡，然二公之敢死，誠愧不如。」女歎曰：「與兒游者，有惡德而無庸性。法不壽康，歲月修短，惟所探之策耳。」語畢，視到勝之尋聲，始亦臥地哭者，以斯時氣盡。女拭淚言曰：「哀哉二生，宜以刀箭死，今而保首領，亦其溫雅之致此也。學士秀才，同日並命者四，杜君其為我誅之。」承瓘亦揮涕而諾：

花月妖嬈可奈何，閒情一賦玷難磨。

將圖蛺蝶營金翠，特寫鴛鴦借畢羅；

香國遲來知己少，玉樓急召為君多。

粉骷髏相無傳付，鬼母新模九子魔。

鑿庭邵氏詮曰：

積氣以為天骨，積形以為地骨，受天地之形與氣以為人骨。而羽毛鱗介之屬，分保蟲之氣與形以為骨，蟲之無骨者，渣滓所潛滋而已。氣盡形銷而骨不朽者。貳負在漢骨之完，防風在周骨之殘，孰是其枯質也而不重諸。

人之生也，芟除禮法，委蛇官骸。有骨而筋不足以束之。及其敝也，忍息塵埃，遊魂墟莽，有骨而山皆可以埋之，則夫骨之潰敗決裂，不可收拾者，生而已然，死可知矣。彼何嘗不嗟呀曰：「是枝枝節節者，孰與絲聯而神貫之？水以調陽，火以鑄陰，周其身為鎖骨哉。」

鄴侯有□子骨，所謂夜抱九仙者也。然聞其骨節之鳴，不見其骨相之異。具慧相者，無如此菩薩矣。不仙骨，不佛骨，自成其菩薩之骨；不磨頂，不捨身，已證失鎖骨之菩薩。是堅固子有破碎之功，而妙明心為浮游之象，吾於菩薩啐第一義焉耳。

人以死為下世，菩薩以生為下世。世人未死，與胎殯卵殄無異。精氣神瀟然，骨僅存耳。菩薩致之於死，速還其天地形氣所受之骨，又致之於不死，力持其氣盡形銷不朽之骨，夫乃知閱世生人，閱人成世，非菩薩不能主持之。其未下世也，有天神在上，香花蠹鼓之逢迎。其既下世也，有太史占空，星渚虹橋之隱現，從此成功而退，復去青冥，恐東海塵飛，西山石盡，求此菩薩，不可復來。悠悠濁世，惟見狼籍囹藩，此嫗骨醉也者，能不悲哉！